

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突厥语文学研究

——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STUDIES IN TURKIC PHILOLOGY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the 80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Geng Shimin

张定京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Edited by Zhang Dingjing and Abdurishid Yakup

主 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毛乎提	
吉尔语动词 tur-在语音和语法功能上的发展	146
本(Sataka) <i>Maitreyavyākaraṇa</i> “弥勒授记经”概述	159
木·沙依提	
尔语与土耳其语词汇比较	170
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	182
尔·玉苏甫 & 安尼瓦尔·哈斯木	
尔十二生肖文化源流考	191
哈萨克语语音研究问题	206
突厥如尼文《铁尔痕碑》研究	232
走廊历史上的多语言环境	244
柯热孜	
现代维吾尔语句子和句型的一些看法	251
舍科耶夫	
与新词术语	260
·阿布勒哈克	
新疆哈萨克文学理论起源	269
io Borbone	
匠文书写突厥文献研究 3: 旭烈兀的登山手——13 至 14 世纪叙利亚文	
文献所见一个短命突厥语词考	283
jal	
突厥人是怎样称呼马乳酒的?	293
isai (笠井 幸代)	
突厥语《维摩经》注释残篇所见瑜伽行唯识学派的影响	298
hner & Raihan Muhamedowa	
系密切的哈萨克语和塔塔尔语中因果从句的表现形式	317

Jens Peter Laut	
对于《弥勒会见记》的一些新认识: 从《弥勒会见记》的描写性目录说起	332
Dai Matsui (松井太)	
柏孜克里克出土回鹘文行政命令文书重考	339
Б.К.Момынова	
哈萨克手势语的意义类别及其并行表达方式的翻译	351
Juten Oda (小田寿典)	
梵语—回鹘语双语文献《功德的前提和动机》	358
Mehmet Ölmez	
中亚突厥人的文化和语言认同: 奥斯曼语旅行记的记录	377
A. Melek Özyetgin	
金帐汗国和克里米亚的官方文书书写传统: 1524 年 Saadet Girey Han 签	
署的达干命令	387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古代突厥语文书所见基督教教团的痕迹	408
Masahiro Shōgaito (庄垣内正弘)	
回鹘文拼写的汉语《梵网经》(<i>Brahmajāla-sūtra</i>)残片	426
Li Tang (唐丽)	
中亚和中国的突厥系基督教徒(5 至 14 世纪)	435
Jens Wilkens	
于德建女神的一幅肖像	449
Peter Zieme	
“至心随喜”: 一件用回鹘文拼写的汉语佛教文献	462
编者	
耿世民教授小传	471
曹良质	
顽童——莘莘学子——世界知名学者	474
编者	
耿世民教授著作目录	477
编者	
后记	492

参考文献

- 阿布杜力提甫·普拉提:《论“u”音弱化成“i”音》,载《语言与翻译》(维文版)1994[3].
Eckmann, János, *Chagatay Manual,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 6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6.
- Gabain, A. von, *Al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 耿世民、吐尔逊·阿尤甫刊布:《乌古斯汗传说》(维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 Givón, T. *Syntax.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 I,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哈密提·铁木尔:《维吾尔语的陈述语气》,载《民族语文》,1982[1].
- 哈密提·铁木尔《现代维吾尔语语法》(词法), (维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胡明扬:《B. Comrie <动态>简介》,载《国外语言学》,1996[3].
- 胡社麟《美国功能语言学家 Givón 的研究现状》,——《国外语言学》,1996[3].
-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维文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I, 1980; II, 1982; III, 1984.
- Menges, K., Heinrich, *The Function and Origin of the Tungus Tense in -ra*,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America, V.19, 237-251.
- 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夫:《现代维吾尔语方言学》(维文版),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 Nadžip, E.N. (那吉甫), *Modern Uyghur Language*. Moscow, "Nauka", 1971.
-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Tekin, Talat,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 6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8.
-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百颂体 (Śataka) *Maitreyavyākaraṇa*“弥勒授记经”概述^①

刘震

(复旦大学)

耿世民先生评价了《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下文称《会见记》)的价值——“不论就内容、语言和时代古老而言,都是回鹘文最重要的佛教文献之一。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推而广之,运用到整个佛教文学中,即:不论就内容和时代古老而言,弥勒文献都是最重要的佛教文献之一。的确,弥勒文献从佛教时期的巴利文 *Suttanipāta* “经集”(下文称 Sn)^② 中语焉不详的短短一组经过十几个世纪,发展成鸿篇巨制——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③,而此后,勒为母题的佛教文学创作依旧未曾衰竭。

拉莫特 (Étienne LAMOTTE) 将这些数量众多的弥勒文献作了分类^④, 又在此基础上作了修正, 将弥勒文献分成《会见记》和《授记经》两大系统。前一系统是以 Sn 中 *Pārāyana* 中波婆梨 (Bāvari)、弥勒的故事为雏形, 重嵌套的框型叙事结构基本成形于《贤愚经·波婆梨品》^⑤, 最后在中亚以似剧”的形式广为流传^⑥, 其内容囊括了佛教文学中几乎所有有关弥勒的素材

① 本文是作者的硕士论文——*Das Maitreyavyākaraṇa. Ein Vergleich der verschiedenen Fassungen mit einer zung des Sanskrit-Textes (Maitreyavyākaraṇa)*——各种文本的对比并附梵本的德译, 慕尼黑, 2005)——在该硕士论文撰写期间, 笔者得到了耿世民先生的指导和关怀, 在此深表谢意。在本文中, 该经文将体“授记经”名之, 而有别于原有的、作为一个文本系统名称的“《授记经》”。

② 耿世民 2003: 62.

③ Sn 976-1149 之 *Pārāyana*.

④ LAMOTTE 1958: 775ff. 季羨林 1998: 35ff.

⑤ 耿世民先生所编译的哈密本为迄今为止发现该文体篇幅最大者, 该本被断代为公元 11 世纪, 同上: 8.

⑥ LAMOTTE 1958: 775ff.

⑦ 季羨林 1998: 19ff.

⑧ T 202, 423b13-436c6.

⑨ 耿世民 (2003: 83) 和季羨林 (1998: 7) 两位先生都认为, 尽管根据吐火罗语及回鹘语的题记可认“印度文”原本, 但因为尚未发现这个原本, 而无法排除这一可能性, 即: 《会见记》其实为中亚原创是假托有一个印度文的原本。关于这部作品的文体, 参见耿世民 2003: 89ff 和季羨林 1998: 8ff.

的素材亦在其内),甚至还添加了释迦牟尼佛传记的片段、天界、地狱等的

一系统是以《阿含》或者尼柯夜(Nikāya)中的弥勒经文为滥觞^②;其标准的标志是:以鸠摩罗什所译之《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③为代表的一系列“同”^④的出现。故事为单层框型结构,讲述今世佛——释迦牟尼,应弟子舍利子(putra)之请,开示弥勒成为未来佛的事迹。季羨林(1998:26)将《授记》故事情节依次分成15个模式化的“层次或者阶段”,其中独具弥勒文学首《授记经》特色的是:婆罗门毁宝台(幢)——这是弥勒出家的动因,劫成佛后谒见迦叶(Mahākāśyapa)。

入这一系统的有很多文本^⑤,其传承脉络仍显杂乱,下文将作一些梳理。值得注意的是在于闻文《赞巴斯塔书(The Book of Zambasta)》^⑥中被劳伊曼(Ernst)误作《会见记》的弥勒经文^⑦,按其情节应归入《授记经》系列^⑧。

比系统中,有一个文本,它的异文最多,而且在不同时期、地域出现,为言所记载,其重要性却很容易被忽视。它就是百颂体(Śataka)的 *vyākaraṇa* “弥勒授记经”。在结构和整体内容上,它并未脱离《授记经》^⑨且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它增加了诸佛传记所共有的降生情节^⑩,却删除了学所特有的拜谒迦叶这一情节。因此,仅从这一点来说,就不能将该经简T454等经划作“同经异译”。

今为止,百颂体“授记经”共发现有4个梵文本、一个汉译本、一个藏译本、一个波斯文译本。除波斯文本被译作散文体之外,其余本子皆为偈颂体,即根据唯一一个完整的梵本和汉译、藏译本可知,该“授记经”有一百颂左右符合印度常用的一种诗歌形式——百颂体(Śataka)。此外,从梵本中我

诗歌的格律为随颂体(Anuṣṭubh),也叫室路迦(Śloka)。即每颂四句,一个音节。

四个梵文原本按照刊布的时间先后,分别以A、B、C、D本称之。下面将介绍。

本的内容提要参见耿世民 2003: 87ff. 吐火罗文本见季羨林 1998: 134, 其内容大致等同于《贤愚经·波》。

长阿含经·转轮圣王修行经, T1, 39a21-42b20 及 DN 26 *Cakkavattī-Sīhanāda Sutta* (DN III, 58-79), 423c5-425c3.

经文视作该经(T454)的“同经异译”,这一观点成形于T2154《开元释教录》,并在义净所译T455弥勒下生成佛经之《大正藏》本的题跋中得到重申。

罗列与归类,参见LAMOTTE 1958: 777-779 和季羨林 1998: 19-47, 特别是20ff.、33、37ff.和46ff.

ERICK 1968: 第22章。中译可见季羨林 1998: 97-111.

ERMAN 1919 之书名。

1998: 33.

先生(2003: 122)指出了这一情节明显照搬了印度佛传的现有模式。笔者也持相同观点,见Liu 2005: 9.

A本于1917年发现自印度东部^①,以库里拉(Kuṭīla)字体书写,为列维(Sylvain Lévi)在1932年所刊布^②。这个本子对学界的影响巨大,至今仍可称权威。究其原因,除了刊布时间早以外,该写本本身的质量、列维校勘的水平都很高。此外,列维还发现了其所对应的汉文和藏文译本。美中不足的是,A本起始的四分之一部分残缺。根据列维与藏译对照,认为所缺部分为第1至25颂前半,原文应有102颂^③。

在题记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文句:

maitreyavyākaraṇam samāptam || ye dharmā hetuprabhavā hetu teṣān tathāgato hy avadat | teṣām ca yo nirodha evaṃvādī mahāśramaṇaḥ || śubham astu || cīnadeśvīnirgataḥ bhikṣu puṇyakīrti | yad atra puṇyam tad bhavatu ācāryopādhyāyamātipūrvāṅgamam kṛtvā sakalasattvarāser anuttarajñāna-phalāptaya iti || śrīmad gopāladevarājyasamvat 17 phālgunadine 9 Ghosaligrāme likhati | ...^④

试译为:

“《弥勒授记经》(Maitreyavyākaraṇa)竟。那些由因缘而生的法,如来已解释了它们的因缘,而大沙门教授了它们的熄灭。^⑤愿清净!在中国出生的比丘福称(Puṇyakīrti)^⑥。在此为功德的,但愿能有助于达到无上智慧之果,为了整个众生的群体,以轨范师、亲教师、母亲【和】父亲为首的!^⑦【他】抄写^⑧于吉祥神圣的瞿波罗王(Gopāla)十七年颇勒具那(Phālguna)月^⑨的第九天,拘舍离(Ghosalī)村内。”

根据所记录的抄写日期,A本可断代为公元10世纪下半叶^⑩。在中国约为五代末期、北宋初期。题记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莫过于那位施经者^⑪——中国僧人Puṇyakīrti了。但遍寻汉文史料,并没有找到与此人名有关的记载。目前只能认为,此人乃是宋初赴唐朝圣潮中的一位汉僧,因施经之便而临时起了个梵名^⑫。

① 现存于加尔各答的“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刹斯帝里藏品(H. P. Shastri Collection)第4806号。

② Lévi 1932: 355-402.

③ 颂颂的编号由各个文本的编订者所给出,下文亦同。

④ 所略部分为咒语。

⑤ 译自SANDER 2002: 339的英语翻译。

⑥ 这里提到这个名字,但是与下面的句子分隔,或许为likhati的主语。

⑦ iti 未译。

⑧ 应为过去式。

⑨ 根据PETECH 1958一书中的换算,该月相当于公历2-3月。

⑩ 列维(Lévi 1932: 355、389)将纪年误读为37年。写本中所提的年号属于公元八到十二世纪统治印度东北的波罗王朝,目前有关其王统年表的研究,主要还是印度碑铭学家西尔恰(D. C. SIRCAR)所作。但是他过分依赖了编纂风格与印度的如出一辙的、传奇色彩过重的西藏史籍,其考证结论尚未结合更令人信服的汉文史料,因此尚有调整的可能。

⑪ 从梵语题记字面上不能确定该写本是具名者(Puṇyakīrti)自书还是托人代书。

⑫ Puṇyakīrti意为“功德之名”,在此场景下很容易被使用。

本于上世纪 30 年代,与著名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梵本一同,发现斯坦吉尔吉特(Gilgit)附近的瑙坡(Naupur)^①,字体现被称为吉尔吉特/II 型(Gilgit/Bamiyan-Typ II)。该写本的复制本出版于《吉尔吉特佛教写真版》(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第七卷^②。马仲达(Prabhas Chandra IDER)在 1959 年将该经本刊布^③。根据马仲达的编辑,B 本前 30 颂佚失,有 108 颂。编者将首 25 偈由藏文返译成梵语,其余所缺部分从列维本中移

常可惜的是,他的第一步工作——转写,没有很认真地完成。该写本有不误,还有语法错误以及类似于赘文这样的句式上的问题。由于编者缺乏足心,也由于其杰出的梵语水平,写本上存在的这些错误均被一些臆造的文饰。^④

本题记非常简单,只有一句:

maitreyavyākaraṇam samāptam ||

《弥勒授记经》(Maitreyavyākaraṇa)竟。”

据字体,该写本被断代为公元 7—8 世纪。

本发现自尼泊尔^⑤,字体名为尼瓦里(Nevārī)为石上善应(Zenno ISHIGAMI)1 年所刊布^⑥。它是一个完整的本子,根据编者的标号,不多不少刚好有一

是份距今年代最近的写本。它的字体应较前两个本子容易辨认许多。尽管时比列维手上多了两份写本,并且沿袭了列维的汉藏同勘的技术手段,但免不了在不少疑点上作出错误的判断,特别是在语法和韵律上没有投入足意力。^⑦

跋上可读到:

maitreyavyākaraṇam nāma mahāyānasūtram samāptam |

dharmā hetuprabhavā hetu teṣān tathāgato hy avadat |

śāṃ ca yo nirodha evaṃvādī mahāśramaṇaḥ ||

bham astu ||

de glāvagnidvirade śītamāghe guhānane |

śāyām pūṣṇadivase sarvānanda samāpta kṛt ||

[发现。见 V. HINCHER 1979: 329-359.

VII, 第 206-209 叶。

IDER 1959: xxix-xxxv, 187-215.

梅尔策(Gudrun MELZER)女士的帮助下,笔者在硕士论文中对 B 本重新做了编辑。

为尼泊尔—德国写本保护项目(NGMPP)制成缩微胶片,现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Berlin)

1 为: 标题: Maitreyavyākaraṇa-mahāyānasūtra, 卷号: B 90/15, 体裁: BS, 汉堡大学的编码: 34108.

2 应 1981: 129-144.

其又在 1989 年发表相关专著,但原先那些值得商榷之处未有大的改观。

名为《弥勒授记经》(Maitreyavyākaraṇa)的大乘经典竟。……^①

于 831 年(公元 1611 年)的一月^②的第六天——星期天^③由一切喜(Sarvānanda)完成。

至此可知,这部百颂体“授记经”的梵语经题——Maitreyavyākaraṇa 仅在以上 3 个本子的题记中读到。

D 本现存于挪威斯格廷私人收藏(Schøyen Collection),可能发现自阿富汗,字体现被称为吉尔吉特/巴米扬 I 型(Gilgit/Bamiyan-Typ I)。为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于 2004 年所刊布^④。D 本只有残篇断简得以保存。那是出自 4 个不同的偈颂的只言片语。哈特曼将此考订为百颂体“授记经”的 4 个偈颂,并且比照了前述 3 个文本。根据字体,该写本被断代为公元 6—7 世纪。

这四个梵本,从年代来说,D 本最古,C 本最新;从质量来说,A 本抄写最仔细,B 本最随意,C 本保存最全,D 本最残;从内容来说,D 本因过于残缺,很难定论其差异究竟如何,A、C 两本最接近,B 本与其它本子的差异最大。在这四个梵本(包括其译本)中,最经常出现的差异,当属那些用于称谓佛陀的代名词。此外,在百颂体“授记经”所特有的弥勒降生一情节上,A、B、C 三本差异尤为突出。

由此将产生一个疑问,那三种语言的译本与上述梵本的关系如何呢?

本经的汉译本为义净于公元 701 年^⑤所译之《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⑥。汉译的首尾皆是散文。中间为数目正好的 100 颂。每颂 4 句,每句 5 言。对于这恰到好处的一百颂,也有可能是义净有意将该情节——弥勒成佛之后,诸天的赞颂——中的几颂略去的缘故。

汉译与梵本的亲缘关系依次为:A、C 和 B。

根据《开元释教录》(下文称《开元录》)和《大正藏》的题记,该汉译一直被视为 T 454 和竺法护所译 T 453《佛说弥勒下生经》等五个文本的“同经异译”。从《开元录》^⑦所检出的这六个同本经如下:

第一出:竺法护所译之《弥勒成佛经》(一名《弥勒当来下生经》)= T 453《佛说弥勒下生经》

第二出:鸠摩罗什所译之《弥勒成佛经》= T 456《佛说弥勒大成佛经》

① 译文见 A 本的题记。

② 年月依照 PETECH 1958 中的换算规律计算出。

③ 此处日期的解读得到了笔者的前同事,来自尼泊尔的黎马儿(Madhusudan RIMAL)先生的帮助(2008 年 6 月 16 日的 email)。

④ HARTMANN: 2004.

⑤ 据 T 2154, 567b1-2.

⑥ T 455, 426a3-428b20.

⑦ T 2154, 477a3-723a8.

三出：失译人名之《弥勒来时经》=T 457 《佛说弥勒来时经》

四出：鸠摩罗什所译之《弥勒下生经》(又名《弥勒受决^①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成佛经》、《弥勒当下成佛经》)=T 454 《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五出：真谛所译之《弥勒下生经》

六出：义净所译之《弥勒下生经》=T 455 《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开元录》认为这6个文本“三存三阙”，即第二、三、五出皆佚失。但事实[真谛的译本未能流传下来。余下的五经，在文体上只有我们这一部“第六出”偈颂体其余皆为散文体。在内容上虽说大致相同，但第一出请佛开示者为(Ānanda)，其余为舍利弗；第一、二、四出无弥勒出生的情节，而有婆罗合(幢)和弥勒成佛后谒见迦叶的情节，第六出有前面这两个情节，但无谒见迦叶的情节，第三出这三个情节都没有。

经过比照可知，散文体的T 453、454等经，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无法与又译简单地等同起来，而且其它的汉译显然不是译自现在所发现的、以 *yavyākaraṇa* 为名的梵本。

此外，这些弥勒经的可以被称为：“下生经”、“成佛经”、“来时经”和“受决汉译本最终多以“下生经”命名。“受决经”应可还原成梵语名 *vyākaraṇa*），即“授记经”。第四出鸠摩罗什的“下生经”就曾有一个“受决经”的别称。根据上述梵本，T 455的经题原来似乎亦为 *Maitreyavyākaraṇa* “弥勒授记经”，义净认为此经与当时已存之译本有关联，从而沿袭了在汉地通行的旧称，将之称为“下生经”。对于这些弥勒文献来说，“受决经”一名只见于经录^②。

最后，从译成的年代来看，前五出都集中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们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有很多相似性与延续性，而之后的百余年再无一部弥勒的“下生经”或“授记经”，直到T 455——义净的译本出世。

因此，即使要以“同经异译”冠之以这一组汉译，至少也要将义净的这个译本别论——应看作“授记经”系统的一个再度发展的形式。

关于此经在汉语佛教文献中的大小乘归属问题，只能参照前人对鸠摩罗什所“成佛经”和“下生经”的判教：或为小乘^③，或为大乘渐教^④。

本经的藏译本为胜友(Jinamitra)与吉祥积护(dPal-brtsegs-raksita)于公元9世纪初所译之(‘*Phags pa*) *byams pa lung bstan pa*^⑤。藏译本有105颂，每颂多为

①“授决”。

《开元录》外，另见T 2148《众经目录》，191c8、T 2147《众经目录》，156c29等。

②注。

③73《弥勒上生经杂要》，300b27-c4。

④74《三弥勒经疏》，304c18-305a11。

⑤01, 312a3-316a7。本文只列举了其在北藏版大藏经中的位置。

四句，另有少数为六句。藏文根据自己的诗歌格律特色，将梵语的每句8个音节改成了藏语的7个。

经偈颂的逐句统计，其与前3个梵本的亲缘关系依次为：A、B和C。在梵文B本所特有的变异，大部分只能在藏译中找到对应。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弥勒成道觉悟这一场景中，藏译有两颂的行文次序明显错乱(第55、56颂)。在晚期的普扎(Phug-drag)版大藏经中，有两个相同的百颂体“授记经”；这两颂的错误排序又得到了纠正。

大部分经录将其归入“经部(Mdo)”，意为一般的非大乘经典；藏传佛教中，只有根本说一切有部的非大乘经典才允许译成藏文，本经也属于此列。但也有经录(比如普扎版)将其划入“大乘经典([*theg pa*] *chen po'i mdo*)”。

另外，还有一份发现自敦煌的经录，录有本经的藏译经名：*sems can gyi skye shi'i rtsa ba bstan pa | 'phagspa byams pas lung bstan pa* | “众生生死的根本教法——《圣弥勒授记经》”^①。这个经录出自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统治时期，也就是胜友和吉祥积护二人翻译百颂体“授记经”的同一时期。在该经录中，此经归入 *theg pa chen po'i mdo sde rgya las bsgyur* “译自汉文的大乘经集”。经文已佚，只存偈颂数目的记载，为110颂。这和现存的那部藏译所统计的偈颂数并不一致。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该经录的编纂者将同一部经中的偈颂按照另一种方法计数。

不过，经录中称此经“译自汉文”，而现存藏译本的词句与义净的汉译相异之处甚多。是否该藏译真的译自(或参照过)一个汉本，还是说，除义净的译本之外另有过一个汉译？现在还无法作答。

在梵文C本、汉译和藏译中，有如下一个偈颂应当引起我们注意：

yo 'sāv anāgato^② buddho nirdiṣṭo lokanāyakaḥ |
maitreya iti nāmnāsau sūtre pūrvāparāntike^③ || 2 ||

大师所授记 当来佛下生

彼号为慈氏 如前后经说 [1]

/ sngon dang phyi mtha'i mdo las ni /

/ ma 'ongs pa'i sangs rgyas gang /

/ 'jig rten 'dren par mdzad pa po /

/ byams pa zhes bya bstan pa de / 2 /

这个偈颂中暗示了百颂体“授记经”的原型是一部名为 *pūrvāparāntika* (《前》、*sngon dang phyi mtha'i mdo*) 的经文。此经名虽未见于巴利文献，但在梵语、汉语

① LALOU 1953: 325.

② 石上本作 *anāgato*。

③ 石上本作 *sūtrapūrvāparāntike*。

文献中均被提及过,应颇为著名。而此经也以汉译《中阿含经·说本经》本别译《佛说古来世时经》^①的形式真实存在。^②所谓过去,经中讲的是尊卑 (Aniruddha) 的前世布施、后世受报之事;关于未来,则讲现时佛授记可夷哆 (Ajita) 将成转轮圣王、弥勒将成未来佛的故事。通篇并没有对未来的描述、将来弥勒成道的过程。鉴于其情节内容,此经的母宁说属于《会系统。不仅百颂体“授记经”与之大相径庭,连《开元录》所提的那五部也与之相差甚远。

系到上文,《授记经》系统中有经名为《弥勒来时经》,当只是借用此契经后半部分。在内容上充其量算是汲取了后半部分的一些创作元素。

此可以推测,本经援引 *Pūrvāparāntikasūtra* “古来世时经”只不过想通过度来获取自身的权威性,以利传播。从文本真正的传承关系来看,*rāntikasūtra* “古来世时经”不如说实指某一部名为《来时经》的经文——罗什所译之《弥勒下生经》或《弥勒成佛经》为代表的五个文本之一。

前提过的于阗文的《赞巴斯塔书》乃是一位名叫赞巴斯塔的当地官员^③命人一部佛教手册。无独有偶,过了至少七百年^④,在迦什弥尔,有人以类似方写了一部用以概览印度文化的作品——*Jāmi'al-tavārikh* “史集”中的《印

元 1305 年至 1306 年间,一位伊尔汗王——该王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里,波斯史学家拉失德丁 (Rashīd al-Dīn) 在一个当地僧人春吉祥 (Ilaśrī) 的帮助下,写就了这一部分史籍。在名为“佛陀生平 and 教法”的分支录了一系列佛经的波斯文译文。本经的译文在该部的第 17 章 (它的阿拉译本中为第 18 章^⑤)。

译本为散文体。虽然文体不同,但情节、内容和结构基本等同于百颂体“授记”,因此,将此文本定为其波斯文译本应无异议。

然,那些包含了佛教教义的场景,都作了伊斯兰化。不仅是撰写者和王公意趣,当时该地的佛教现状也导致了这一内容上的更改^⑥。此外,该译本还细节与百颂体“授记经”的任何一个本子都不同,而与前述之其它弥勒文

AMOTTE 1958: 780.

KELLING 1997: 283.

08c9-511c14.

29b6-831a2.

AMOTTE 1958: 780 和 SKILLING 1997: 328-329.

UCK 1968: vii, 季羨林 1998: 91.

① (1998: 116) 引 Sten KONOW 意见,认为《赞巴斯塔书》成书不早于 7 世纪末。

② 语的译本不会晚于 1315—24 年间。JAHN 1965: xxxiv-v, 注 9.

③ 概述之 *Pūrvāparāntikasūtra* 这个经名却未见于波斯文译本。

④ 965: xxxii.

献相应^⑦。

从《赞巴斯塔书》和《印度史》可以看出,弥勒经以及弥勒信仰在当时的影响何等巨大。而编纂这两部手册的人又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弥勒文本:《赞巴斯塔书》相应章节所用的母本是与鸠摩罗什所译之《下生经》或《成佛经》相类的那个本子,有鉴于《开元录》等文献所记之 7 个“同经异译”,足可证明公元 7 世纪前该本的影响之巨;《印度史》中则采用了百颂体“授记经”。包括波斯文译本本身在内,现存有 7 个本子,它的流行时间从公元 7、8 世纪到 17 世纪,流行地域横跨几乎大半个亚洲。

这个文本之所以有这么长远持久的影响力,就其原因,最重要的莫过于其短小精悍、易于记诵的一百颂诗歌形式。虽然文献中没有留下诵读该文本的证据,但另一篇篇幅相当的诗歌体佛赞——摩啞里制陀 (Mātrceta) 的《一百五十赞》^⑧ (*Śatapañcāśataka* 或 *Prasādapratibhodbhava*)^⑨,其传诵情况却在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被记录了下来:

“即如西方,制底畔睇及常途礼敬,每于晡后或曛黄时……令其能者作哀雅声。明彻雄朗,赞大师德。或十颂,或二十颂。……元是赞佛,良以音韵稍长,意义难显。或可因斋静夜,大众凄然。令一能者,诵一百五十赞及四百赞^⑩,并余别赞,斯成佳也。然而西国礼敬,盛传赞叹,但有才人,莫不于所敬之尊而为称说。且如尊者摩啞里制陀者,乃西方宏才硕德、秀冠群英之人也。……初造四百赞,次造一百五十赞,总陈六度、明佛世尊所有胜德。斯可谓:文情婉丽,共天葩而齐芳;理致清高,与地岳而争峻。西方造赞颂者,莫不咸同祖习。”^⑪

由此可见,尽管在百颂体“授记经”问世之后,在《授记经》系统内还有其它弥勒文献出现^⑫,但和“剧本”《弥勒会见记》一样,它仍然毫无争议地成为在大众中传播的主流形式,或者可称为这一系统的最终成熟形态。

综上所述,《授记经》系统的发展主线可以拟为:《阿含》或者尼柯夜 (Nikāya) 中有关弥勒的经文片段→(*Pūrvāparāntikasūtra* “古来世时经”)^⑬→以鸠摩罗什所译之《弥勒下生经》或《弥勒成佛经》为代表的 7 个文本→百颂体 (Śataka) 的 *Maitreyavyākaraṇa* “弥勒授记经”。

① 例如,弥勒父亲的名字“梵寿” (Brahmāyus) 和《弥勒会见记》中相同。

② T 1680, 758b22-762a13.

③ HARTMANN 1987: 11.

④ 指的是摩啞里制陀的另一部作品 *Varṇāhavarapastotra*, 参见同上: 11-13.

⑤ T 2125, 227a6-b29.

⑥ 有关这些文献,可见 LAMOTTE 1958: 778-783 和季羨林 1998: 39-44.

⑦ 依据上文的分析,此经对本文的影响力有限。

缩略符号

Dīghanikāya, ed. T. W. Rhys DAVIDS & J. Estlin CARPENTER, *The Dīghanikāya*.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1890-1911.

editor. 编辑。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ed. RAGHU VIRI & LOKESH CHANDRA, *ata-Piṭaka Series 10/1-10*. New Delhi 1959-74.

utta-Nipāta, ed. ANDERSEN, Dines and SMITH, Helmer. *The Sutta-Nipāta*.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13.

hō Shinshū Daizōkyō (《大正新修大藏经》), 100 vols., 东京 1924ff.

ianlong) xylograph Kanjur and Tanjur, ed. D. T. Suzuki. *The Tibetan Tripitaka*, King Edition (大谷大学版《北京藏文大藏经》), Tokyo-Kyoto, 1955-61.

volume. 卷。

volumes. 卷 (复数)。

参考文献

- 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 MOTTE, Étienn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Vol. Louvain: Université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58.
- 良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载《季羨林文集》第十一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 MERICK, R. E. *The Book of Zambast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MANN, Ernst. *Maitreya-Samiti: Das Zukunftsideal der Buddhisten*. Straßburg: Verlag von Karl J. Trübner, 1919.
- ., Zhen. *Das Maitreyavyākaraṇa. Ein Vergleich der verschiedenen Fassungen einer Übersetzung des Sanskrit-Textes*. München: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未出版的硕士论文), 2005.
- T, Sylvain. *Maitreya le consolateur, Études d'orientalisme publiées par le Musée Guimet à la mémoire de Raymonde Linossier*. Paris: Librairie Ernest Leroux, 1932: 355-402.
- IDER, Lore. An Unusual ye dharmā Formula. Ed. Jens BRAARVIG,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vol. III,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2: 337-349.

- [9] PETECH, Luciano. *Mediaeval History of Nepal (C. 750-1480)*. Serie Orientale Roma X.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Nepalese History and Culture 3.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8.
- [10] SIRCAR, D. C. The Pāla Chronology Reconsidered. XIX. *Deutscher Orientalistentag*.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7: 964-69.
- [11] HUNTINGTON, Susan L. *The „Pāla-Sena“ Schools of Sculpture*. Leiden: E. J. Brill, 1984.
- [12] V. HINÜBER, Oskar. Die Erforschung der Gilgit-Handschriften (Funde buddhistischer Sanskrit-Handschriften I).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I.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12*,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9: 329-359.
- [13] Prabhas Chandra MAJUMDER. Ārya Maitreya-vyākaraṇa. Ed. Nalinaksha DUTT,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V. Calcutta, 1959: xxix-xxxv, 187-215.
- [14] 石上善应. Bonhūn Mirokugeshojohutsukyo ni tsuite („On the Maitreyavyākaraṇa in Sanskrit“). *Daijō Bukkyō Kara Mikkyō e* („From Mahāyāna Buddhism to Tantra Buddhism“). Tokyo, 1981: 129-144.
- [15] 石上善应. Nepāru bon „Maitreyavyākaraṇa“. *Fujita Kōtatsu Hakushi Kanrekikinenronshū: Indotetsugaku to Bukkyō*, Kyoto: 1989: 295-310.
- [16] HARTMANN, Jens-Uwe. Maitreyavyākaraṇa. Ed. Jens BRAARVIG,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vol. IV. Oslo: Hermes Publishing (即将出版), 2004.
- [17] LALOU, Marelle. Les Textes Bouddhiques – Au Temps du Roi Khri-sroñ-lde-bcan. *Journal Asiatique* 241, Paris: 1953: 313-53.
- [18] SKILLING, Peter. *Mahāsūtras: Great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Vol. II: Parts I & 2.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97.
- [19] JAHN, Karl. *Rashīd al-Dīn's History of India*. The Hague: 1965.
- [20] HARTMANN, Jens-Uwe. *Das Varṇābhavavastotra des Mātṛceta*.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II.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dritte Folge, Nr. 16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7.
- [21] GENG, Shimin, Hans-Joachim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8.